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大侠狄龙子

下卷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四回	欢喜晤良朋 殷勤挽素手	酒绿灯红 山深路险	愿言不尽 蜜意无穷	 415
第一五回	暗谷走孤身 寒光摇冷月	沟中惊起白猴子 天外飞来黑女侠		 456
第一六回	高处可胜寒 中怀谁与说	雪岭罡风 深心苦绪	冰悬万丈 错铸千秋	 478
第一七回	笑语情亲 师徒义重	斗酒只鸡邀近局 丹崖碧嶂共幽栖		 507
第一八回	相见复何年 承欢消永夜	会短离长 心长语重	独留遗憾 偶俱无猜	 543
第一九回	缺月已难圆 罡风吹不动	无望珠还 有怀云路	专心图大业 苦志隐寒山	 604
第二〇回	冷月照琼林 昏灯摇碧火	午夜梦回罡风急 隔墙人去剑光寒		 611
第二一回	积雪似撑空 余波浑不静	野店荒村歼巨寇 青山红树起遥思		 629
第二二回	小隐在城郊 大名垂宇宙	甘载辛勤医疾苦 一生谨慎向先贤		 676

第二三回	煮酒共谈心 斩关深入险	良夜迢迢 玄门寂寂	欣来异士 巧剪群凶	 693
第二四回	绝壑渡孤身 寻珍穿秘甬	晴日丽空 珠林翠幕	清泉艳雪 匪影摇虹	 712
第二五回	万窍起繁音 双丸摧毒火	玉振金声 烟消雾散	忽惊悲咽 共戮凶顽	 728
第二六回	灵峰窥剑器 地穴隐浮囊	重逢旧侣 甫得奇珍	喜话亲情 误传小警	 740
第二七回	寻真水 惊丑类	详参铁简篆 独探幻波池		760
第二八回	炉火已纯青 岚光真如沐	泥化钢消呈异宝 山明水丽恋清游		775
第二九回	电掣雷轰 身轻叶落	凌空一击 绝顶双飞		791

第一四回

欢喜晤良朋 酒绿灯红 愿言不尽
殷勤挽素手 山深路险 蜜意无穷

前文狄龙子、陶珊儿两小侠，在峨眉舍身崖下巧得仙人掌，由雷四先生和神乞车卫两位老侠传授，学会乾坤八掌正反相生一百二十八招，便往黄桷桤赴好友袁和尚之约。见面一谈，才知袁和尚机警聪明，看出雷四先生前辈高人，再三苦求。雷四先生刚将三连明月铲教会，神乞车卫便走了来，见袁和尚刁钻古怪，神态滑稽，甚是投缘，又传授了七支铁手箭；二老去后，遇见三贼烤吃鹿肉，后被打走，正等得心焦。三小兄妹会合之后同去蔡家，正在窥探，女侠司徒良珠也已寻到，因见三姑处境可怜，周文麟情有独钟，不由消了敌意，便将三小引往一旁，谈了几句，说自己要往前山寻一友人，龙子事完可往寒萼谷一行。

龙子、珊儿本就想念沈煌，闻言喜诺；后又同去温室窥探了一阵，听文麟痴恋淑华，自说心事，觉着无什么意思，便往回走。这时天还未亮，四山忽起云雾，以为三姑必不令文麟起身，也未在意。哪知三小兄妹刚走不久，先是三姑想起文麟所说伤心，又想想淑华到底如何美法，使得文麟如此颠倒？日前曾经托人往接，意欲往探将人接到也未？出门时天刚微亮。老贼冯越为了阴谋未

遂，恼羞成怒，对于文麟更是妒愤，强迫长子冯胜和媳妇乾坤一枝花项凤英带了贼党赶来，三姑虽被错过，文麟却被绑走。

龙子因觉离洞已久，恐慧昙老尼责罚，打算回洞一行，禀告之后再往寒萼谷赴约。珊儿惟恐师父不令再出，力言：“反正回去已晚，我们此次外出并未犯什规矩，又有李明霞师姊代说好话和二位老前辈作主，师父多半不会见怪，何必胆小？”龙子原与珊儿同一心思，只为寒萼谷后幽谷之中隐居有两怪人，一兄一妹，天生异禀，貌相奇丑，也和司徒兄妹相识，养有不少猛兽奇兽，内有三只大雪山特产的独角犀牛，凶猛无比。恰巧冯村也养有这类恶兽，更是残忍，珊儿常将师父昔年所用五星锤装上火石埋伏路口，见它残杀生灵，仗着力大身轻，上前乱打。冯贼父子见所养猛兽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逃回，急怒交加，发动贼党和恶兽黄猴子满山搜索。彼时珊儿武功尚未练成，中有一次，不是龙子带了金狲赶来接应回去，珊儿几吃大亏，素性好胜，越发气愤。本与怪人兄弟无干，这日偷出打猎，又见一条犀牛闲玩吃草，误认冯村所养，打了两锤。珊儿原通兽语，刚看出不是冯村所养，无故并不伤人，便被师父喊回骂了一顿。怪人所养猛兽均经训练，颇有灵性，珊儿这日去往茅篷，犀牛跟踪赶来想要报仇，又被珊儿打伤了两只。珊儿前后受敌也极危险，眼看不死必伤，简冰如原和怪人兄妹相识，一声清啸，怪人兄妹也正赶回，将犀牛喊了回去，由此人犀每见必斗。

龙子深知厉害，惟恐云雾中相遇，想等云消再走，珊儿不听，只得同行。一会走近寒萼谷，云消日出，并无警兆。二人正说笑间，忽听咩的一声怒吼，震得山风大作，林花乱飞，四山嗡嗡，齐起回音。龙子方喝：“珊妹留意！”猛兽见一条黄影由谷外崖洞中冲出，朝吼声来路飞驰而去。刚看出是谷中猛兽大黄，知它和金狲是同类，凶猛无比，照此形势，也许前往争斗，谷中已有两名

侍女认出二人，接了进去，会见司徒良珠，引往隔室，正说蔡家之事，忽听谷外远远传来一声怒吼，跟着又是一声清啸。良珠惊道：“该死大黄，又惹事了！你们去和沈煌谈天，我去看看就来。”二人还未转身，忽见良珠之兄司徒怀方匆匆走进，见面便说：“冯村之事业已闹大，我们恐怕不能置身事外，不知爹爹母亲心意如何？你快去寻简太师伯探询请示，万一贼党寻来，岂不惹厌。”

良珠闻言，又惊又怒，方说：“爹娘明知冯贼父子不是东西，偏说对方洗手隐居业已多年，只不过分为恶，便由他去。最气人是老贼冯越不知我家来历，妄自尊大，还想就便结交，后来看出双方道路不同，爹娘又常避而不见，方始息了妄念。那年我兄妹与蔡三姑争斗，他出来和解，口气强硬，爹爹只想息事宁人，未与计较，他父子越发自以为是。我兄妹并未惹他，便蔡三姑也不与之一党。他们瞎了狗眼，不知我简太师伯的来历，妄想勾结山内外的恶贼大盗，打算报仇，不是爹爹不许多管闲事，像他父子和众贼党那样积恶如山不知悔悟，倚仗人多势众欺凌善良，我便容他不得！怎么我不寻他，他反过来寻我们晦气，是何原故？你是怎么得到信息的呢？”

怀方素来友爱，知道小妹娇憨，少年英侠，向不受人欺侮，忙笑说道：“二妹不要生气，如非内中还有一点顾忌，我已先寻简太师伯请示，不会先对你说了。老贼这多年来只知爹娘隐居山中，不是常人，因见长得年轻，又未说出真的姓名，做梦也未想到这是峨眉派中有名人物。虽然几次拉拢，想套交情，均未如愿，并不十分看重。只为内一同党老贼乃昔年青城派纪登师伯门下逐出来的弃徒，不知怎的，非但探出我家来历和隐居经过，并连简太师伯屡犯太师祖师规、封剑修养隐居后山之事也全晓得，最可恶是此贼还代老贼约了几个五台、华山两派的余孽，内有两人均吃过简太师伯的亏，知他老人家常来我家与爹娘相聚，同练本门心法，

还有半年，封剑期满，休说别人，便简太师伯一位也无人能敌，这伙贼党又都是关中九侠的多年仇敌，听说黄昏前后这些贼党均要赶到。来贼先往茅篷窥探，不见一人，心疑简太师伯封剑期中遇敌不能用剑，只凭内功，好些吃亏，必是避来此地。来贼当中有一女贼，天生怪物，长得和猴子差不多，身轻如燕，形迹飘忽，与谷后那两兄妹情份极深，准备命她先来窥探，本就不免上门生事。偏巧雷四先生、神乞车卫和中条七友中的黑骷髅查壮，为了这许多恶贼巨盗奸淫凶杀无恶不作，平日散居四方，自从几次漏网之后，胆寒敛踪，有的偶然还出走动，多半仗着手中所积金银，假充富翁，和冯贼一样隐居通都大邑和名山胜境之区，置下许多田产，暗中仍是强奸民女，过那荒淫生活；因其天性凶残，内有几个更喜生吃人脑人心，害人甚多，但都机警异常，形迹隐秘，不易寻到，偶然发现踪迹，往往扑空，被他溜走，费上许多心力，难得除去一个，这些年来不知害了多少安善良民；近年各派长老多年隐遁，贼党胆子越来越大，渐渐互相勾结，又在横行，比起以前还要狡猾，关中九侠人山之后越发猖狂，因都不知简太师伯来历，为了以前常吃他亏，许多厉害同党均遭恶报，仇恨越深，无奈敌人神龙见首，隐现无常，无法捉摸，好容易探出人隐峨眉，老贼冯越恰是他的旧友，以前人山洗手，便为受逼胆寒之故，彼时连敌人名姓都不知道，后来隐居在此，手下徒党又被简太师伯伤了好些，方始悟出先后所遇仇敌竟是一人，心虽恨毒，但因简太师伯形貌名姓常时变易，气度又极文雅，好些地方均与所见所闻不符，还拿不准，正在命人仔细查探，忽来同党老贼，告知断定无错，还没想到他是峨眉派的老前辈；直到最近，这些余孽恶贼闻风而来，互相勾结，人数越多，一面仔细访问，才探出一点虚实，约定同来冯村聚会，合力报仇。他三人意欲就此机会一网打尽，因知爹娘近年专心静修，不问外事，来贼人多，颇有能者；查

忙自恃一身惊人本领，有好些事还不知道，没把这些恶贼放在眼里；雷、车二位老前辈竟说爹娘是自了汉，以前坐视冯贼全家徒弟盘踞本山，不加过问，已是不合，如今贼党业已大举发难与正人作对，简太师伯又是本门师长，如何也置之度外？心中不快，想将爹娘引了出来，未到以前便在途中放风，虽未明言我家来历，却说简太师伯本来隐居寒萼谷，和爹娘有师门之谊，茅篷专为门人沈煌所居，并不常去；一面又恐人不够用，并还就便约了两位老友，说定同来我家相会，黑骷髅便是这位车三先生所约。为防贼党得信赶来，特地赶往茅篷，见人不在，今早遇见一人，得知周文麟被擒之事，此时已往冯、蔡两家探看。雷、车二位也早赶来本山，大约不久必来这里。贼党也必来此扰闹，我们自不怕他，但是事情实在讨厌。母亲日前说是出山访友，今早往寻父亲，人又他出，桌上留有一信，说奉简太师伯之命，要往大雪山一行，在父母未回以前，一切由我兄妹作主，对于日前所谈一字未提。我们共只两兄妹，贼党多厉害，万一远客未到敌人已先上门，如何应付？方才闻得简太师伯清啸和兽吼之声，本想寻去请示，为了大黄这个畜生又在惹事，上次它伤了谷后人家所养猛兽，我和那两兄妹业已说过好话，从此不许大黄行凶，今日又将那只大犀牛角折断，实在不好意思见人的面。想起他兄妹对你最好，简太师伯也在那里，你往寻他请示，就便敷衍赫连兄妹两句，省得日后伤了和气。”

良珠气道：“哥哥怎的这样软弱！你当谷后这两兄妹是好人么？我先不知他们来历，以为所养禽兽虽极凶猛，经他训练都通人性，简太师伯又与相识，内中两只怪鸟又长得好看，他妹子对我更是殷勤，只当他们貌恶心善，性情爽直，谁知中藏奸诈，禽兽心肠，非但不是好人，他那师长也决非善良之辈，表面所养猛兽恶兽无故均不伤人，实则残忍已极，只不知简太师伯那样疾恶正直的老

前辈，怎会容他在此居住，暗中作恶？我和他们相识一年多，还不知道底细。上月无意之中前往寻他，想讨一只刚生下来的角鹰回来驯养，到后一看，他两兄妹一个不见，以前推说后洞里面乃猛兽竹犀所居，最是污秽黑暗，从不让人走进，我也不曾去过。这日他兄妹不在，把守山洞的白猴子恰巧离开，别的猛禽恶兽都认得我，他那前洞连同儿处兽棚我都常去，先不知人未在内，到了前洞，连呼未应，正想回走。因见初生角鹰只有鸽子大小，便有那样凶猛灵巧，多看了一会，鸟巢旁边恰是后洞，小鹰向我飞扑，不愿伤它，往旁一闪，瞥见后洞里面竟有天光透进，洞门大开，看去并不污秽，本想入内，看他兄妹二人可在里面，无意之中乘兴走进，前洞那些猛禽恶兽忽然发怒鸣啸，意似不令走进，跟着又听一声怒吼，回顾大黄跟来。这些鸟兽本都怕它，全被镇住，不敢再叫。我还不知大黄忠心，暗中掩来保护，当它又想闯祸，向其喝骂。大黄偏不肯退，反而招手催我速回，连声低啸，神态惶急。我刚有点奇怪，忽听一声女子惨号由后洞传来，听出有人受害，想起近日他兄妹对我言动神情好些可疑。内有一次我已走出老远，无心回顾，男的似要向我追来，被他妹子拉住不放，正在暴跳，被我看见，忽同停手，往旁边树林中走去，好些做作；忽然心动，连忙冲将进去。大黄竟来追我，因隔得近，洞中地势曲折，等大黄追到，我已穿洞而过，才知内洞里面乃是几间石室，陈设也颇整齐干净，后洞外面是一片形似天井的空地，还有十来丈方圆一片水塘，水色暗绿，隐闻腥气，有一赤身女子，还缠有小脚，吊在临水大树之上，被水中窜出一个周身蓝鳞、前生六脚、形如蜈蚣、后半似蛇非蛇的怪物，正纵向树上将人用短爪抱住，猛张口咬紧头颈回窜下去，那女子已被咬死。同时发现山脚下堆着好些死人头骨，地上到处都有血迹，腥污异常。心方惊奇，大黄忽然侧耳一听，摇手示意，这才有点醒悟。耳听外洞喝骂之声

甚是猛恶，似在鞭打守洞猛兽白猴子。因有大黄在旁，危崖虽极险陡，可以飞渡，想起恶人阴私被我发现，难免疑忌，又听出人已走入后洞，似在所居石室之内争论，忙往旁边石后藏起偷听。山洞传音，这嘶声又暴厉，老远便能听出。彼时我真气极，无如人单势孤，大黄只能敌那白猴子，胜败尚不可知，这两个野人已极厉害，何况还有许多猛兽恶兽和水中所养凶毒之物，连大黄平日那样胆大，俱都随我掩藏，连打手势催我逃走，可知厉害，便没有动。后来他兄妹吵了一阵走往外洞，因料我要往讨角鹰，久候未来，同往谷外眺望。我已听出他们禽兽心肠，早就对我不怀好意，如何还肯停留？惟恐出去撞上，正打算回来，忽听前洞那些猛兽恶兽互相低声鸣啸，大黄侧耳一听，刚打手势要我越崖先逃，恶兽白猴子忽由里面冲出。大黄立时迎上。我见双方上来一味啮斗，惟恐大黄吃亏，方要动手，大黄忽将白猴子两只利爪抓住，由此不再争斗，互相低吼了一阵忽然分开。我听出大黄，似对白猴子说：“我们业已深入，你不该离开洞口，如被你主人知道，你也难逃毒手，乐得好好放走，大家无事。”白猴子竟为所动，非但不再为难，反倒挥手连催快走，不时回顾偷听，神情惶急，同时水中毒物想是将人吃完，又窜了上来，上半身刚出水面，白猴子便抢先赶过，刚一低声怒吼，那东西便窜回水中。白猴子又将手指东北低吼了两声，转身驰去，随听前洞禽兽低声怒吼，白猴子立时暴怒赶去，便不再有声息。我们便照所指之处，伏在大黄背上，越崖面过。当地崖壁，都是上下如削，高峻险滑，不是大黄还真不易飞越过去。到顶一看，才知这两野人凶恶异常，真无人性，此时正在谷口一带遥望，想是见我未来赴约，男的怒发如狂，竟将谷外小树拔起两根乱跳乱打，山石好些被他打得粉碎，如非白猴子指路绕回，差一点被他看破。正想回来和哥哥商量，禀知父母与简太师伯，除此恶人，中途忽遇简太师伯。他竟知道，听我一

说前事，再三劝我忍耐一时，并不令对你说。看那意思，并非纵容恶人。简太师伯屡经爹娘请求同隐寒蓐谷，俱都不肯，却在那样荒凉的危崖上面搭篷居住，也似为此，别时还对大黄夸奖了几句；我才隐忍至今，也不曾再寻他们。日前无心相遇，我还以为这厮必已生疑，还要问我何故不往赴约；他竟一字不提，男的虽是眼蕴凶光，表面仍和往日一样，看不出来。分手之后，女的忽然反身追来，说他哥哥以前许多失礼，近已改过，请我不要见怪，并说她实在爱我不过，可惜道路不同，无法亲近，如肯去她洞中，和以前一样来往，求之不得，否则也望我能当时出来，约一地方与之相见。我对他们心中厌恨，也未多说，随便敷衍了几句便走回来，看她神气似颇失望。我因他兄妹蛮野丑恶，娘又时常告诫，说我兄妹年幼无知，人心险诈，表面上看不出来，不知根底的人不许来往。相识一年多，以前虽和她还谈得来，也常在一起同游，从未邀她来家，她也始终是在谷后和往简太师伯所住茅篷那条路上走动，只没有见她到茅篷前面去过，寒蓐谷左近，更仿佛有什界限一样，离谷里许定必告辞回去。去年中秋出游路遇，她兄不在，当夜花月清幽，夜景极好。到了半夜，她送我回来，行离谷口树林不远，我不好意思，又正谈得投机，心想，当夜只她一个，她兄未来，此女虽丑，说话好听，举动也不太野，正打算约她进来吃点瓜果和并家姊姊送来的精细糕饼，还未开口，她原和我一起且谈且行，无意中走来，忽似有什警觉，当时停住，匆匆驰去。我看出有点奇怪，回到谷中，走往崖上遥望，见她不时回顾，停步寻思，走并不快，好似恋恋不舍神气，似这样走出一段，方始悲啸了一声，转身飞驰而去，跟着便见大黄由她来路驰回。我问大黄，才知此女中途遥望谷口，还曾落泪叹气；好生不解。过了两日，问她前夜有何急事，中途何事伤心？此女面色立变，呆了一呆方说：“另有心事，请你不要多疑。”说时乃兄在旁训练猛兽，

我问的话不曾听见。此女目注乃兄，语声甚低，仿佛怕人听去。我料必有难言之隐，也未再问。我已发现他们不是好人，如何还肯向他们赔话？休看大黄性猛喜欢惹事，但它曾在青城派纪异师叔门下两年，甚是灵慧，我们和它处久，虽能闻声知意，到底不能全通兽语，有许多话它说不出来。方才闻得兽吼与简太师伯啸声，我也料它背我生事，继一想，它每次惹事都有原因。你方才曾说有一厉害女贼与这两兄妹关系甚深，谷口左近向无那些恶禽猛兽踪迹，吼声甚近必有原因。这两野人形踪可疑，莫要已与贼党勾结，出什花样吧？”

珊儿忙插口道：“我从小老虎养大，常和野兽一起，颇通兽语，来时先听怒吼就在附近，像是那条和我作对的大犀牛。刚听出那东西是吃了大亏，大黄忽由林中赶去。吼声在前，大黄后去，决不是它闯的祸。”

怀方见妹子只说不去，笑说：“这两兄妹的来历，方才我也听人说了一点。简太师伯容他在此必有深意，他对简太师伯也极恭谨，从不敢抗。你要不愿见他们，我去也好。现在此地不能离人，休说仇敌寻来，便这几位新来的远客，也须有人接待。赫连兄妹此时也许回去，我只等他走开再见简太师伯，也是一样。他老人家最看重你，你去比我好些罢了。”良珠笑道：“以前我还是个小孩，说话天真，想到就问。他老人家见我年幼无知，没有见怪。哥哥因他年辈比爹娘还尊，见时格外恭敬，不敢随便，其实都是一样。哥哥此去，能将他老人家请来才好呢。”

怀方刚点头要走，忽听对屋沈煌高呼：“大叔快来！我师父来了。”双方原是各论各，司徒兄妹因沈煌年纪虽轻，算起师门渊源，比自己还长一辈，不肯以尊长自居。沈煌却因对方剑侠异人，又是周文麟的好友，说什么也不肯改口。司徒兄妹拿他无法，互相乱喊。后来简冰如说：“沈煌虽是我的门下，真论起来，连徒孙都

不够。文麟是他恩师、义父，休说要他长一辈，便是平辈也必不肯。你们相见在前，他年纪小，还是照着文麟称呼，让他小一辈，不必再论师门辈份为是。”司徒兄妹虽知这位太师伯素来谦和，但强不过，只得告罪应了；知道沈煌喊文麟为老师，对于冰如才喊师父，闻言大喜，忙和狄、陶二人赶往对屋，果是冰如到来，忙同拜见。

冰如笑说：“你父母起初也非置身事外，只因以前所受风波太多，格外谨细，又因隐居多年，从无人知，你兄妹年轻好胜，好些顾忌。日前经我劝说，已变初计。为防多生枝节，本人虽不露面，所办之事只要重要，无须有人激将、用什心计，他们一样出力，不过我和你父母踪迹隐秘，便是雷、车诸友，也未必知我是谁罢了。”话未说完，忽然一停，改口笑道：“此是以前的事，如今我的真名来历连敌人均已发现，诸位老友岂有不知之理？佳客登门，如何不见主人？”随听一人接口笑道：“我早料到简老前辈有大来历，日前才知底细，真个惭愧。”随见门外走进一人，正是雷四先生，进门刚把手一拱，冰如忙笑拦道：“雷四弟，你我并非同一门户，你又素来不喜这些俗礼，为何还要客气？”雷四先生笑道：“后辈明知老前辈谦光，不过平生佩服的人，又是久闻大名的老前辈，由不得使人生出敬仰。既是这等说法，恭敬不如从命，我也不作虚套了。”

众人一听，雷、简二人非但相识，并还交往多年，只看出冰如异人奇士，深浅莫测，竟不知他真实姓名来历，日前偷听五台派余孽密谈，才知底细；又听贼党将来窥探，准备大举，特意寻来商计。

沈煌早由床上爬起，下地行礼，被简冰如拉住，笑说：“徒儿无须如此，你雷师叔不喜这个。”龙子对于沈煌最是关切，方说：“二弟伤还未愈，快些卧倒。”雷四先生笑说：“无须，有简老前辈

在此，人死都能复生，何况区区热毒！慧昙老尼又给他吃过灵药，包你没事。年轻人要吃苦耐劳，稍微伤痛便躺在床上装病，这样纨绔子弟的习气，我看不惯。”

冰如一则怜爱沈煌，又知淑华已被黑衣女侠晏瑰救来山中，恐其得信必要赶去，好些不便，其势不能瞒他一人，便朝雷四先生使一眼色，笑道：“煌儿热毒未净，我便为他而来，意欲借此强健他的体力，至少须要照我所说再静养一二日，方能参与这场恶斗，非但服药之后不能下床，连手脚都不能妄动。”随令沈煌卧倒，并命龙子、珊儿在旁照看，由身旁取出药丸，用水化开，令其服下。

沈煌一听，那药乃本门特有轻身益气的灵药，服后不久，气力还要长出许多，师父又加传了许多炼罡气的口诀，并有龙子、珊儿两个好友长日陪伴，好生欢喜。冰如随说：“药性不久发作，无论何事，不可再动，每日四次卧床调息，运用真气好得更快，进境更速。我还有一要事想对你说，但你听了不可心急。好在转危为安，由此便入佳境。迟上几天见面，只有益处。”

沈煌还当恩师周文麟又出什么变故，心方一惊。冰如已将乃母淑华江中遇险，现被黑衣女侠晏瑰救来山中之事说出，只不明言地方。沈煌一听慈母几次死里逃生，不等听完，已急得泪流满面，后经冰如等劝说，知已转危为安，还交了一个侠女结为姊妹，周文麟不久便往相见，虽是思亲情切，无奈恩师严命暂时不能走动，急在心里，无计可施，恨不得当时便能起床，飞投母亲怀内不提。

良珠先见文麟对淑华那样痴心，便想几时能见此人，看她到底多好？一听人已遇救，来到山中，晏瑰先又见过几面，再听冰如言中之意，越发急于往见，心中想着主意，也未对众明说；所居原是两所形似花园的精舍，房子甚多，器用完备，因知不久还有好几位远客要来，龙子、珊儿又被简冰如和雷四先生留住，也

要准备宿处，便请兄长陪客，自己领人前往布置。

司徒兄妹曾在山外救了许多人，每遇无处投奔的孤儿孤女，全都带来山中，男的命其耕种，女的学习手工、做些杂事，准备年纪稍长，分别送往山外谋生，去留听便。这些男女孤儿感恩心盛，见寒萼谷内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又有好几十亩新开出来的田地，出产所得，主人非但分文不要，另外还有种种帮助，除里外两处园林精舍，方圆数亩之内，因要炼功静修，不是贴身的人不许随便走进而外，全都自由自在，安乐非常，谁也不舍离开，把这两兄妹当作恩人活菩萨一样看待。

内有几个聪明美秀的少女更再三哀求，情愿终生随侍，不愿离去。良珠也喜她们灵秀用功，闲来无事，便教她们读书习武，每人都学了一身本领，名为主仆，情如师徒。这些少女对他兄妹也极忠义，奉命惟谨。日子一久，连在谷中盆地内耕种的那些少年男女也都纷纷求教。有那年长的，竟在谷中大造房舍，开田越多。怀方只管笑说：“我家在此隐居只是暂时之事，寒萼谷风景虽好，可耕之处不多。你们现在共只十多人，自觉地方不小，出产每年都有盈余，此时已有几对结了夫妻，将来人口越多，我兄妹不时还要出山救些新人转来，如何够用？后山地势险僻，相隔雪山又近，常有猛兽虎狼之类窜来，左近不远还有两处本领高强的恶霸地主，你们最好另打长久主意，免得将来我们走后，大难必要带走，你们失了保卫，不受猛兽侵害便受恶人欺凌。”众人以为司徒全家在此隐居已好些年，这样好的地方如何会走，说什么也不想出山，只有土地，便即开发。

司徒兄妹劝之不听，又不便向其明言，见谷中虽是石多土少，近年已被他们到处种满粮食菜蔬，只是有土之处，多种得绿油油的，不是庄稼就是菜蔬，也颇美观。良珠更是童心，每次出游，发现好的野菜珍药，便带转来，令其移植，山中清闲，有时亲自下

手随同耕种，颇有乐趣。新近内有数人年已长大，每日同在一起耕作，男女双方发生情爱，订了婚约，不久便要成婚。

良珠年轻喜事，特和怀方去往成都办了许多衣物被褥等家用必需之物，准备到时作为主人所送贺礼，热闹两天，故此一切现成，不消多时，便布置好了几间客房，以备来客下榻之用；一面又命侍女往菜园内采了许多春笋鲜菌，并将本山各种特产的蔬菜、自养的鸡鸭鱼肉分别取来，自往厨房安排。

等到停当，回到房中，黑骷髏查忙忽然赶到，说：“文麟和蔡三姑业由冯贼家中被我救走，可笑老贼明明知我不是好惹，妄想用恶兽黄猴子暗算文麟。先装不知，任其暴起伤人，被我一太乙天罡掌由离地十余丈凌空打落，本就不死必受重伤，恶兽落时，又坠在一株石笋上面，石笋也被打断，倒地不动。我这一掌，便是块铁也禁不住，一时疏忽，忘了细看，等到暗送周、蔡二人起身，偶然临高回望，恶兽居然被人扶起，才想起方才那一掌没有击中要害。这东西也真凶狡灵活，不等掌风上身，竟在百忙中避开正面，虽仍被我打中右肩，又被那石笋猛撞了一下，重伤残废，断去一臂，肩背额骨上皮毛也碎了一大片，别的零伤还有几处，居然未死。跟着遇见车三兄，说我刚走不久便有两个五台余孽赶到，代恶兽上了伤药，已能走动。这东西最是记仇，又不怕死，贼党均知我们要来寒萼谷聚会，早晚或人或兽必来窥探。

“车三兄本想同来，因在途中想起新收记名弟子袁和尚人小鬼大，胆更大得出奇，今早因龙子托他在黄桷桤前面守候，以防文麟归途有人暗算，跟着满山云雾大作。他先守在当地不肯离开，到了午后云消不见文麟走过，心中生疑，孤身一人想往探看，忽见两少年男女由蔡家走出，满脸愤容，掩在身后一听，才知这两人乃三姑好友，因文麟已被贼党劫往冯村，正寻三姑送信，想起受人之托，文麟一清早便被贼党掳去，连影子都不知道，越想越气，

也不想他只那点年纪，本领多高也是一人，竟往冯村赶去。

“也是老贼该当丢人，我走之后，他被神拳无敌沙镇方明讽暗劝说了几句，知道厉害，又听说雷四先生也要和他作对，方才又被我挫了锐气，想起所请贼党决非我和雷四先生之敌，未免胆寒情虚，乱了方寸。这时那两个五台余孽未到，贼党连吃大亏，神情沮丧，正在面面相觑，袁和尚恰好乘虚面入。这小和尚也真主意，自知人少势孤，仗着人小顽皮，穿得又破，他那三连明月铲本可叠成一圈，另有一个旧麻布套背在身上，他更会装，又在外面上加一些柴草，人是又黑又丑，看去活像一个前山庙里入山打柴归途迷路的小穷和尚，看去一点也不起眼。一到冯村，他故意慌慌张张到处乱窜，贼党均在心慌意乱之际，先未留心，竟被闯进村口，到了老贼所设宾馆附近，方始被贼党喝住。虽然盘问来历，因何至此，见他瘦小肮脏，并未疑心会是敌人。他见村中人多，全都会武，借着双方回答，假装淘气，说他斫柴迷路，要人引他回去。这些贼党何等凶横，因他先说好话，还未发作，只说他小秃驴不知天高地厚，如换大人，擅入村中，早已捆起吊打，当他奸细，看你年幼可怜，格外宽容，好意指点道路，如何配要人送？后听袁和尚答话刻薄，神态又极滑稽，又好气又好笑，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不料上了他当。

“这小和尚真个坏透，始而回口引逗，等贼党激怒追来，撒腿就跑，贼党不追，他又停住，说出许多气人的话，使得对方怒发难忍，非将他捉住打上一顿不肯放手。妙在他和贼党对骂时，旁边还立有好几个同党，他专挑选内中两个强横性暴的蠢牛挖苦，对于别的贼党反倒恭维了几句，谁都当他是个人入山迷路的小和尚，追他那两个，平日又不得人心，群贼见这两贼受一小穷和尚戏弄，反倒觉得好玩，以为对付一个小和尚，手到擒来，转眼追上，等看笑话，全都没有跟去；被他一路诱激，使得二贼欲罢不能，竟被